



部会的角一

編峻何“選劇名演競台舞”

選製作會刊

都 會 的 一 角

夏 衍 等 著

天 下 書 店 出 版

目次

一	都會的一角	夏衍 (一)
二	黎明	荒煤 (二)
三	凡爾賽的俘虜	拉里柯甫 (四)
四	舞女淚	上海劇社 (五)
五	劉三爺	顧仲彝 (六)
六	放棄	Philip Johnson (六)
七	薦頭店	職婦劇團 (一三)
八	狂歡之夜	于伶 (二六)
九	同去	于伶 (二六)

都會的一角

夏衍

一九三五年深秋。

人 時

女，受過初中教育的舞女，十九歲。

男，蒼白的失業 *Intelligensia*，二十三。

隣居，小學教員，*micawber* 型的樂天主義者，閱報狂，四十以上。

舞女之弟，小學生，十一歲。

其他。

地

上海中區的中下層住宅區。

舞女的住所，二樓廂房，正面門被濃色的窗簾遮得緊緊的窗子，從窗簾縫中射進一條陽光。靠右手是舞女的床，窗子是長方形的桌子，床與桌子之間是一張小小的梳妝台，左手前面是門，隔牆是一條狹狹的過路，再旁邊可以看見到樓下去的短樓梯和平台。靠平台的牆上是電話機。房內靠床前面是小桌，上面一只凳。桌上亂堆着幾本小說，報紙，一瓶香煙，已經有一禮拜以上不曾理會過的。

親花。靠左手壁上，掛了幾件衣服。上面用一塊兒髒之類的東西遮着，祇在露地地方看見幾件色彩不同的長旗袍的角子。看樣子就可以知道是個並不很紅的舞女，但在不調和的用具中間，潔淨露出一些所謂香艷的色調。

上午晴。幕降時室內陰暗，從窗口射進來的那條光線更顯得光亮。舞臺左手通路及樓梯左右看天氣已經是十一點左右的光景，舞女們睡著。舞臺空虛。一刻，牛奶公司收賬員從右邊樓梯上登場，至舞女門口，敲門。裏面沒有回答，再敲。

收賬員 有人嗎？

（舞女翻身，問。）

女 誰啊？這麼早的！

收賬員 早啊？已經十一點半啦，張小姐收牛奶賬。

女 過一天來，人家還沒起來啊。

收賬員 那請你起來吧，我在這兒等。（低聲，自言自語的。）這還是上個月的賬啊。

女 不，過一天再來。

收賬員 張小姐！你知道我走了好多趟啦，早一點，你不起來，遲一點，不是去燙頭髮，就

是關着門洗澡，那叫我怎麼辦呢？

女 （欠伸，用不會睡醒的聲音。）怎麼辦？你要怎麼就怎麼好啦。

收賬員（做一鬼臉，裝着她的聲音。）「我要怎麼就怎麼，」這話可不該對我講的，

我是來收牛奶賬的！

女（覺得他的輕薄，大聲地。）放屁！你講什麼？

收賬員（將賬單插在門縫上。）好啦，過一刻兒再來。（走）跳舞生意這麼好，這一點兒賬還付不付，（下場）

（舞女撐起身子，捻開用一根繩扯到她床前的電燈，看手表，再睡。）

男（青年從左手樓梯上登場，至門口，先看了一看牛奶賬單，不敲門，便推進門去。）什麼？這時候還點電燈，張起來。快十一點啦，（替她扯開窗帷，赫然的秋陽射進室內。）

（舞女撐起身來，關了電燈，揉了一揉眼。）

女（昨晚又是什麼水災游藝……）（被一個呵欠淹沒，看見青年手裏的賬單。）這是什麼？

男（你的牛奶賬。）（翻開來看。）什麼？十二塊六，你這兒的牛奶這麼貴？

女（穿着寢衣起來。）連上個月在內，兩個月。

（女的從水壺中倒水洗面，男的想和她講話，欲言又止，踱着，弄一弄枯殘了的花，

無聊地走到掛日曆的地方，一張張地撕下。）

男 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……

女 （回轉頭來）什麼，今日是？

男 （不理會地）二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五……

女 什麼？

男 （撕下最後一張）二十六！

女 （很快地走到男的身旁，耽擱地。）我忘記啦，你不是講過二十五要交錢嗎？

男 昨天託人請啦，祇肯延期到今天晚上。

女 （捏着男的手）對不起，我的記性壞透啦。（看着男的那種焦急的樣子）我本

來，說什麼事情都可做，祇有印子錢借不得，你偏不聽我的話。

男 不借，又怎麼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住在這兒前樓的時候，爲着欠了一個月的租

錢，房東太太差不多和我媽媽打起來。（稍停）我失了業，一家人住在上海怎麼

辦？最少也得送他們回去啊，搬家費，四個人的盤川，沒有錢，媽還偏愛講面子，說什

麼沒有一點東西見不得人，那麼又得買送人的東西，就是那時候借了這六十塊

錢，一直到現在……

女 好啦好啦，過去的事情別講他，你今天得交多少錢？十五塊，加……一共十六塊六。

女 （指着桌上的皮夾子）你看我這兒有多少錢？

男 （翻看都是些名片口紅之類，倒出）五塊，八毛。

女 （疑思）喔，昨天給那該死的裁縫店拿了五塊去……今天晚上要，是不是？

（男點頭。）

女 好啦，你先拿五塊，過一回兒……（忽然想起似的從皮夾中檢名片，檢出一張。）有啦，你等一等。（推門出去打電話）

男 那麼你的牛奶眼……

女 （打電話）……喂，請他接一接經理室，喂，什麼，沒有來他什麼時候來啊……（

電話對方已掛斷。女的帶一點驚異，回到房內，對男的用安慰的口吻。）別耽心，這是一個橡皮廠的經理，他上禮拜答應送我一件秋大衣……

男 就是上次在這兒碰到的那高個兒？

（女點頭，燃着一枝煙。）

男 （一半開玩笑，一半認真。）你得當心啊，認識不到幾天就什麼大衣……

女 (艷笑) 你開一開那邊的抽斗 (男的去開) 看還有茶舞票沒有?
男 有啊, 什麼用?

女 送給你! 你不放心, 我就請你到跳舞場去參觀, 看我跟別人跳, 多得很吶, 俊的, 蠢的, 高個兒, 大肚子! (踏着跳舞的步伐)

男 (苦笑, 隨手拿起桌上的一本小學教科書) 弟弟去唸書啦?

女 (點頭) 他什麼時候去, 我一點也不知道。聽他說七點鐘就起來…… (坐下, 慨歎地) 那孩子也可憐, 在北方的時候身體很好。在這兒就老是生病, 譬如早上, 他就每天拿五個子兒去買什麼糰米飯……

男 每天能吃糰米飯, 已經很不壞啦。

女 喔, 你還沒有吃過飯? 是不是爲什麼不早說? (走到窗口桌上揭開一個點心盒子) 這也是人家送的, (笑) 放心嗎? (揭開, 裏面祇剩一個點心) 唔, 祇有一個, 那麼你吃。

男 不! 你不吃, 我很飽!

女 裝什麼假, 我有法子可以試的。 (用手指抬起他的下巴, 望着) 好啦, 那個我和你對分, 好不好?

女 好，我這兒有刀。（找洋刀，翻着抽斗。）

男 不用，你先吃一半，我再吃。

女 （嫵媚地）不，你先吃。

男 （拿起點心送到她嘴邊）你先……

（隣居的小學教員夾着一大疊報紙從通路的裏面登場，聽了一下，敲門。）

男 （很快的放下點心）誰？

女 （按住了男的嘴）叫你過一天來，又來幹什麼？十塊錢牛奶賬吵得什麼似的……

……在洗澡。

隣居 我不向你要賬，放心好啦。

（女安堵，男的沒手勢地點了一支煙。）

隣居 你昨天說，你不懂為什麼外國要打仗，為什麼跳舞生意會不好，為什麼……（咳嗽）

所以要我講一點兒報上的事情給你聽，今天是第一課啊，（推門進來，指着男的。）

又碰着你年紀青青的什麼事情不幹，老是在舞女……

女 （很快地搶）什麼舞女，舞女不是人！

隣居 是人！所以來給你上課，這是申報，新聞報，民報，社會日報……爲着講給你聽，

今天預備了兩個鐘頭。

女 第一課，預備了……三句話不離本行，誰真的要你講，昨天跟你開玩笑。

隣居 開玩笑？唔，算啦，反正跟你講了我又不拿你的錢。

女 （諷笑地）你不是儘吵着教了學生也拿不到錢嗎？

隣居 走啦走啦，在這兒好像你們有點兒不方便。（突然看見桌上點心）唔，（用鄭重的教書的調子）這是我們中國人最壞的脾氣，吃東西的時候，老是剩着最後的一個不吃，這不僅暴殄天物，而且……而且（講不下去，拿起點心。）所以，這種脾氣非斷然地改掉不可！（很快地送進嘴裏，男女面面相覷，隣居一邊吃一邊要走，女的懶懶地……）

女 嚶，吃了東西，總得講一句再走啊！

隣居 （誤會了她的意思，很快地放下報紙，坐下。）好，那麼你聽啊，第一是世界大勢，今天哈瓦斯日內瓦專電……唔，（翻報）不，路透社，法國代表提出調解方法，由國聯准許意大利軍前進，阿比西尼亞軍後退，一面就由國聯承認意國軍隊是國聯派遣的國際警察……

女 得啦得啦，什麼日內瓦，日內瓦我一點兒也不知道。

隣居

喔，我知道，你們女人是愛看本埠新聞的，（翻報，取出一張，低聲地讀。）英國經

濟使節抵滬……盜匪闖劫鴻大輪船……這都不行，忽然拍案而起）好啦，這是

你要聽的新聞，聽黃浦江發現自殺屍，身藏巨款，死因不明……（聽見巨款二

字，男的似乎感到興味似的傾聽。）噫下去啊，以搖船爲業的浦東人趙二生，三十

四歲，昨日在爛泥渡附近江面發見無名女尸一口，鬚髮時裝，衣服華麗，身藏匯豐

銀行李曼霞名下存款簿一本，計洋一萬二千五百餘元，及現金三百二十四元，小

洋四角。經報告水上警署檢驗，遍體並無傷痕……（放下報）我說這一定爲了

什麼戀愛自殺，否則爲什麼……

男

（將香煙着力地向痰盂裏一丟）我不懂，爲什麼有了這許多錢還要自殺……

隣居

我也不懂。

女

（正在梳頭髮，回轉頭來。）你不懂什麼？

隣居

我不懂她既然要跳黃浦爲什麼不在一兩個月之前就跳？

男女

（同時地）什麼你——

隣居

（從容地）這幾天不是很冷嗎？上個把月，天氣熱的時候，那倒很不錯。

（男女禁不住笑，隣居突然想起似的。）

鄰居 喔，差一點兒忘啦，昨晚上的救濟水災跳舞大會成績怎麼樣？你生意一定……

女 鬼話！本來已經是一塊錢五跳啦，捐錢，那麼再加一跳，化一塊錢可以跳六次，講起來，好像老闆很熱心，跳舞救國，實際上吃虧的還是我們。

鄰居 那麼，人一定很多啦。

女 多什麼，昨天假使不是禮拜天，也許會比平常少，上跳舞場的人，看見了什麼水災國難這種字就頭痛！（一邊揉着口紅）

鄰居 那麼算它每天多跳三次，（屈指計算）你們那邊有多少舞女？

女 本來是三十六個，上禮拜給老闆裁了三個，昨天朱紅珍和小楊花生生病，一共三十個。你問他什麼？

鄰居 三十一，乘三，九十三，一塊錢六跳……那麼所得的是……十五塊四毛三分八，

也不錯，唔……我想寫一篇文章到報館去投稿……（大聲地）喂，我想了一個題目，很不錯，叫做「從舞女的腿到災民的嘴」，怎麼哈哈……

女 （斜睨一眼）說走不走，有說有笑，好像這世界上祇有你一個開心……

鄰居 好好，你們要講話，（走，又回身來。）可是，外國貨的胭脂，今後還是請你不要再用，上一次不給你看過嗎，本年度海關統計，胭脂香水……

女 得啦得啦，我用的是中國貨。

（隣居重新放下報紙，走近去。）

隣居 可別騙人，一點兒也不錯，這是法國貨。你們當舞女的用品，是一種叫做 Kissipr off 的胭脂，……你知道？（向着男的，男的垂頭坐着，滿腹心事。）

男 誰像你一樣的懂得這麼多！

隣居 這就是看報的好處。（更走近女的）這種胭脂的好處，就是跟人親了嘴也不褪，你瞧，你瞧，嘿，還說中國貨！我有法子可以試驗的。

女 （猛烈地將他推開，又怒又笑。）試驗誰和你……

隣居 唉，別這麼性急啊，我又沒有說跟你親嘴，你瞧，（用他指甲很長的手指向茶杯裏一浸）我措給你看！

女 （諷笑地）做你的學生就該死，指甲這麼長，一點兒衛生知識也沒有。

（鐘聲打十二點，同時遠遠的汽笛聲音。隣居吃驚，收拾報紙欲走，尋帽子不得，四望，看見窗子緊關着，開窗對女的。）

隣居 還說是知識階級的舞女，報上給你吹，什麼女作家舞女張曼曼，早晨起來不開窗，一點兒衛生知識也沒有（拿了青年的帽子望頭上一套就走）一點鐘要上

課的。

男 什麼，這帽子是我的！

隣居 唔，（再仔細地一看，問女的。）我進來的時候戴帽子沒有？

女 誰管你！

（隣居摸着頭出門，望方才來的通路走回自己房裏去。）

女 （看着男的）這一點兒事就垂頭喪氣的，放心，今晚上……

（電話響，房東太太好像放下了飯碗來接電話似的，嘴裏還在咀嚼。）

房東 那兒（狠狠地）等一等（怪聲怪氣地）張小姐聽電話（掛上電話，喃喃地

下。）

女 一定是那高個兒，我說，你放心好啦。（忽忽地接電話）誰？誰聽不清，（失望之色

）喔，小王什麼事啊？看電影不，我今天有事唔有事不舒服。（此時隣居戴了帽子

出來，走到電話機旁站住聽。）真的，bye-bye（回頭看見隣居，吃驚。）什麼，站着

聽人家講話！

隣居 這年頭兒馬虎一點吧，對舞客這樣不客氣，你將來……

女 （虎虎地）不要你管，（走回房裏）沒出息的大學生，整天胡調，請看影戲，講得

怪好聽，五毛錢也捨不事，請你坐前五排，頭也不昏啦，還說眼睛近，路上看女人，一點兒也不近！

……

女 男

（走近，握住他的手，慰藉他。）那麼這樣好啦，你拿一點兒東西去當，我晚上給你送錢來，一定的。（從床下扯出一只箱子，打開，取出一兩件大衣皮襖之類。）這能當十二三塊錢啦？

女 男

（感動，拍着她的肩膀。）不，我不能這樣，況且，上一次當了你的……

（故意的裝出起勁的樣子）噯，中學生小孩子別感傷啦，（摸着他的面部）我看你也和那位先生一樣，做篇文章去投稿吧，（點頭）我也有一個題目，「舞女的衣服與印子錢」，好嗎？起來（將衣服用包裹包好送給他）

男

不，我決不能這樣，昨天不到你這兒來，也是爲了……

女

好啦好啦，大家都是一樣，用不着講門面話。（男的堅決不受）我是來和我鬧脾氣的是不是，大清早起……

（男的垂頭不語。）

女

（隨手將桌上的那只吃完了的點心盒子弄一下）真的，連吃飯也忘記啦，吃啦

飯再講吧。（打開皮夾子來看）唔，不要緊，我們去吃一點兒點心吧。
（男的站着不動，女的拉了他就走。出門的時候，房東太太拿着鷄毛帚追趕一個六七歲的男孩上樓來。嘴裏嚷着：「你逃，逃到那兒去！」看見他們兩個，對他們輕蔑地望了一眼。）

——暗轉——

（舞台如前，下午五時左右，男的不安地走來走去，女的在打電話。舞台左手尚未開電燈，所以人影已很模糊。）

女 嚶嚶，是的，開橡皮公司的朱先生，什麼搬啦，什麼時候……前三天。……你知道他搬到那兒去？……不知道？（茫然，掛上電話。走回房內，無氣力地坐下。）

男 可對我給你說，他們講的話，那兒靠得住，一時高興，什麼話……

女 不，一二十塊錢的事，他還不會故意開玩笑，華中橡皮廠，不是很有名嗎？搬啦，又不
到廠裏去……

男 （拿着那名片讀）華中橡皮製品廠經理兼技師長朱寶銘，我可沒有聽見過這麼一個廠啊，好嘍，你別再找他啦，我去問朋友們那邊走一走，也許……

女 不，（將方才包好的衣服交給他）你先拿去當，假使不夠，那再……朋友，你的朋友